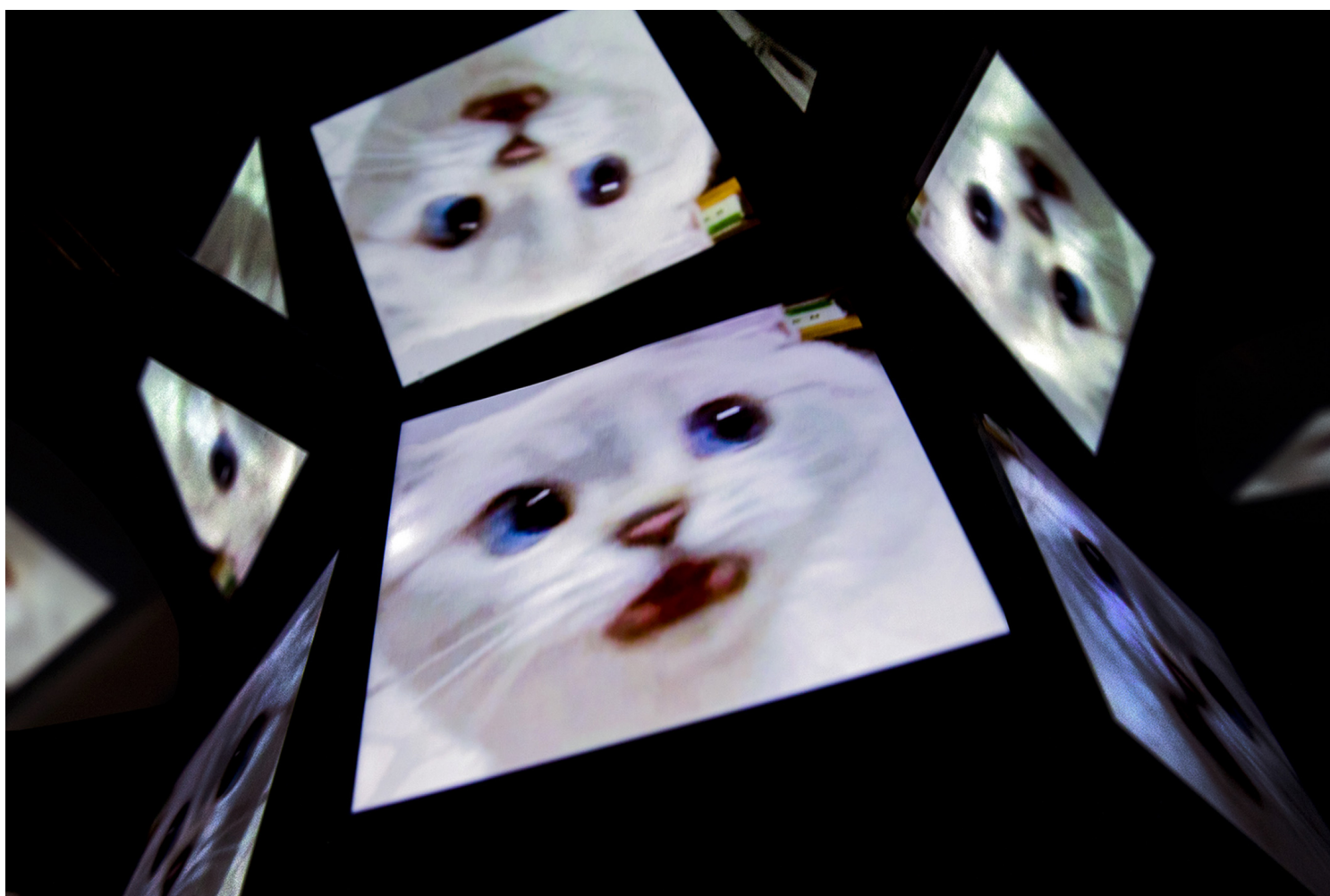


迷因为何好笑？又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精神？

与其说网路迷因影响了台湾人的沟通方式，不如说，迷因是在强化台湾人原本沟通的方式。



一张猫的迷因图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

李易安 (+)

端传媒记者 李易安 发自台北 | 2022-07-16

这是台湾迷因专题的第二篇，探讨台湾流行的迷因折射了什么样的道德观或时代精神。[第一篇](#)关注了迷因的流行、制造及其中的中国元素，并邀请你一起思考：好笑有没有边界？此专题还同步推出了小游戏：[测测你多了解台湾迷因](#)，推荐同时服用。

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？在社群平台上，不经意看到标题为“盘点今年十大迷因”的影片，点进连结一看，发现自己一个都不认得。

虽然“迷因”已经是个多数人都听过的词汇，但它的定义却依然有些模糊：有时是“流行语”的代称，有时则指网路上爆红的一则则小短片，有时似乎又有固定的格式、模板，是可以任人填入文字、不断再制的“梗图”。

如此说来，迷因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从一位生物学家开始谈起。

1976年，研究专长为演化生物学的理查·道金斯（Richard Dawkins），在《自私的基因》（The Selfish Gene）中，首次提出了“迷因”的概念——道金斯认为，若说基因是遗传资讯的传递单位，那么文化资讯的传递，也应该有个单位来进行研究、理解。

瞭解“迷因”概念诞生的背景之后，这个词就顯得顺理成章了。

一方面，它听起来有点像基因（gene），反映了迷因概念是从生物遗传学发展出来的渊源；如果用拟人的方式来谈，那么迷因确实也和基因一样，都在“竞争”着被传递下去的机会，只不过基因传递的是遗传资讯，而迷因传递的则是文化讯息。

另一方面，迷因的拼法源于希腊文的“mimema”，原意为“模仿”（英文里的 mimic 这个字，字根也跟这个希腊文单词有关）——而模仿，就是文化传递过程中的重要步骤。

长期关注迷因议题的国立成功大学不分系学程助理教授叶多涵，在接受端传媒专访时指出，“迷因和基因一样，如果某个迷因很会传播的话，它就会很快变成多数、成为最成功的东西。”

换言之，与其说迷因是一种像基因的存在，倒不如说，迷因其实是一种看待“文化传递”的认识论，强调的是“所有文化资讯，都在竞争我们的注意力”的这个特性。

“在道金斯最初的定义里，所有的文化产物，基本上只要是可以学习、模仿的，都可以被视为迷因……但我们现在的用法，通常是专指那些网路上很好笑的梗图。如果问现在的人对迷因的定义，常常还会有一些特定的应用……”

定的梗图格式，像是一张图片，上面要有字等等。”

叶多涵指出，在英文网路世界里，网路迷因的概念其实已经使用很久了，只是近几年才传到台湾、流行起来。

网路迷因在台湾的流行，则主要是因为社群网路平台的发展，以及智慧型手机的普及，让很多人都能看到迷因梗图或影片，而制作、传递、接收迷因梗图或影片的门槛，也都下降了许多；网路上甚至有迷因梗图仓库，供使用者搜集、归类、寻找热门迷因，并提供“梗图制造器”，方便使用者进行“二创”，进一步促进迷因的扩散、流传与演变。

此外，社群网路平台会以演算法，来影响讯息曝光的程度，“所以网红、公司、政府部门如果想要吸引流量，就必须用特定的格式，来吸引网友转发、把想表达的东西传出去。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迷因确实也能让一些严肃的议题，可以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接近。

有些人说迷因难以用逻辑去解释，不过叶多涵认为，这可能“只是因为幽默这个东西，本身就很难解释——好笑的东西，一旦你试图去解释好笑的原因，可能就会觉得不好笑了。”

2014年台湾学生在街边掉了豆花、接着夸张大叫的爆红影片，以及近期流行的“归工欸”，或许就属于这种不易用逻辑解释、因为“无厘头”而好笑的网路迷因类型。

以下，端传媒将围绕台湾近期比较热门的网路迷因，与传播心理学领域的专家探讨：迷因爆红的可能原因是什么？台湾迷因有哪些台湾特色？在传播中建构了怎样的认同感？又遮蔽了哪些亟待讨论的议题？

谐音／空耳梗：低成本的“社交梳理”，与意外促成的“文化交流”？

和其他地区相比，台湾网路迷因的其中一个特色是：“谐音梗”似乎特别多。

2021年非常热门的“我站在云林”、以及“我是罗大佑”，都是这类迷因的例子——前者原本是越南歌曲，搭上无厘头的舞蹈动作之后，被网民称为“洗脑神曲”；后者则出自《JoJo的奇妙冒险第五部黄金之风》的“空耳”版本（亦即将其他语言的歌词，以谐音方式改写成中文），因为其中一句日文歌词，听起来像中文的“我是罗大佑，看着我”而爆红。

除了在网路上传播之外，空耳、谐音迷因甚至成为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：2022年台北文学奖现代诗的首奖得主，便是以日本动漫《火影忍者》里头，听起来像“一袋米要扛几楼”的台词作为诗名。

至于台湾流行谐音迷因的原因，林日璇则认为，很可能和台湾人的道德观有关。

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林日璇指出，迷因可以从心理学的“幽默”这个概念去分析，而幽默又可以用“是否带有恶意”进行区分：有恶意的幽默，通常带有嘲笑的对象；没有恶意的幽默，则一般不会牵连到某个群体或个人，之所以好笑，通常只是因为“荒谬”而已。

“没有恶意的幽默，通常是一种‘社交梳理’（social grooming）的方式，意思就是人和人在互动时，会聊天气、询问‘吃饱没’，作为开启话头、建立友谊的方式，而网路迷因，也是一种适合作为社交梳理的素材，因为某个迷因如果很流行、大家都知道，就很适合当作闲聊的话题。”换言之，谐音迷因其实是一种成本很低、又不用牺牲隐私的社交梳理方式。

至于台湾流行谐音迷因的原因，林日璇则认为，很可能和台湾人的道德观有关。

“道德模组有五个面向，其中一个为‘伤害与关怀’……和其他文化的幽默相比，大部分台湾人在这个面向上是比较敏感的，比较不能接受嘲笑别人、让人受伤，所以要找到好笑，同时又能让大家都接受、没有罪恶感的迷因，那就是谐音这种不会牵涉到歧视、没有人会受伤害的梗。”

此外，台湾人讲的语言，有些发音和日文、韩文确实很像，正好适合去玩这种荒谬、非恶意的幽默。不过林日璇也指出，英语语境里也有类似的迷因，如同义词、双关语——只不过英语双关语好笑的原因，往往是双关的两个概念都有特别意义，但在“我站在云林”这样的谐音迷因里，好笑的原因只是巧合带来的“荒谬”，意义本身并不是幽默、好笑的来源。

从“我站在云林”的例子来看，有个值得讨论的议题是：迷因能否偶尔提供一些契机，让原本不受主流社会关注的异国文化（比如越南歌曲），能突然被看见，从而让文化交流的方向变得更多元呢？

针对这个问题，叶多涵认为，某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这样说，而2020年透过 Tiktok 在欧美爆红的 [《一剪梅》](#)，或许也是其中一个例子。“要吸引人，本来就必须要有些新奇的成份在里头，因此在迷因形式下，不同文化的东西也更容易传播。”

叶多涵认为迷因终究是速食、短暂的讯息传递，未必能推动真正的文化交流。“比如‘我站在云林’，虽然能让台湾人听到一首外国歌曲十秒钟，但大部分人并不会对这首歌感兴趣，也不会去查这首歌是哪里来的、本来在唱什么，甚至去学习越南文化，因此这很难说是真正的文化交流。”

甚至使用者还可能会抱着猎奇的心态，来看这些和异文化有关的迷因，从而加重某些刻板印象，“比如迦纳

的抬棺舞，背后有深刻的文化习俗，但大部分的观众不会去理解为何会有这样的习俗，只会得到一个印象，觉得非洲有群人很奇怪，人死掉了会唱歌跳舞。”叶多涵说。

政治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郑宇君则认为，虽然迷因可能让“相对边缘的群体，有更多被看见的机会”，但那未必全是迷因的效果，而是网路时代本来就存在的现象。“我们现在常常看到，文化会在不同语言的社群里流传，但那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传递通道是全球化的。”



威尔史密斯 (Will Smith) 的梗图。图：网上图片

地域梗：在玩笑中试探界线，在传播中建构认同

台湾网路迷因最常见的其中一个类型，则是所谓的“地域梗”。虽然“地域梗”迷因经常带有对特定地区、族群的刻板印象，因而难以避免“以偏概全”，但这类刻板印象一般较为“无害”，不太会引起争议或不适。

例如曾经引起话题的“血腥卢秀燕”，就是和台中有关的地域梗，引用的是一款名为“血腥玛丽” (Bloody Mary) 的鸡尾酒，但其中的 Tabasco 辣椒酱成分，被以台中特别风行的“东泉辣椒酱”取代，而卢秀燕则是台中市长的名字，除了带有地域性的趣味之外，也曾被引用来批评时政、表达“台中人对台中的复杂情

感”。

另一个例子则是“[台南人之耻](#)”；该款迷因有多种版本，但大意基本上是“嫌食物太甜的台南人，会被视为‘台南人之耻’”，引用的是“台南人嗜甜”的饮食文化。

林日璇指出，对于迷因指涉的群体来说，迷因确实可以做为一种凝聚向心力、强化认同的手段，比如“台南人之耻”虽然强化了某些刻板印象，却也在迷因改作、覆述的过程中，成为台南人巩固认同的诙谐途径；而外地人看了关于台南、台中的地域梗之后，则可能会惊呼“原来有这种事吗？”，并因为“荒谬感”而觉得好笑。

郑宇君则将地域梗迷因放在社会变迁的脉络中解读，认为迷因反映了人寻求和他者区隔开来的心理需求。“这些迷因，可能反映现代人的迁徙移动太频繁了，所以需要有一个身份，来标示自己的归属……而看得懂地域梗迷因，就是一种用来区别自己和他者的方式。”





“台南人之耻”梗图。网上图片

郑宇君亦指，地域梗之所以好笑，源自于某种近似于“敌我阵营”的互动感，但又不是“打得死去活来”，同时也能用游戏的心态摸索界线。“今天如果要理性地去比哪个城市比较优越，可能要花费很多力气，也不见得能说服别人，但迷因就是比较轻松的方式，随时可以进出。”

事实上，地域梗迷因在其他语境的网路空间里也很常见，比如很受欧美亚裔社群欢迎的脸书社团“[Subtle Asian Traits](#)”（一般简称 SAT），本身就是一个以地域、族裔认同为核心的网路社群，里头的不少迷因图，引用的就是亚裔社群的共通经验、生长记忆。

举例来说，SAT 里最容易带来留言、按赞的迷因，便经常围绕着几个符号或主题：珍珠奶茶、米饭、亚裔父母的节俭行为（例如重复使用一次性容器）或严格的教养方式（例如“虎爸”、“虎妈”）等。

不过也有批评声音指出，SAT 里的迷因，有大半都和中、日、韩等东亚族裔文化有关，而东南亚、南亚或其他亚洲族裔文化的迷因则相对少见，导致迷因投射出来的“亚裔形象”过于扁平、单调，从而再次呼应了地域梗迷因的一个特性：容易以偏概全。

此外，SAT 可能也助长了所谓的“珍奶自由派”（boba liberal），亦即部分亚裔社群（尤其是美国的亚裔社群），为了融入某些白人社群，因而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的立场，但在标榜亚裔认同时，却只会引用一

些肤浅、无害的符号（比如珍珠奶茶），而未对亚裔文化进行深刻理解。

上述这点，也和迷因讲求快速传播、方便扩散，但不利严肃讨论的特性有些类似，而对 SAT 迷因提出批判的 Sarah Mae Dizon，也精准地对此进行了总结：珍奶虽然好喝，但基本上就是糖，而没有太多其他的营养成分；迷因也一样，虽然好笑，而且容易理解、产生共鸣，但终究无法取代对原乡的历史、文化和挣扎的严肃理解。

时事、政治梗：借势行销的工具

除了谐音梗、地域梗之外，网路迷因还有另一个常见的类型，主要和时事、热门话题有关，而近期最著名的例子，或许是威尔·史密斯（Will Smith）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掌掴克里斯·洛克（Chris Rock）之后，画面被大量转传、二创而成的迷因图。

在某些案例里，这种时事性的迷因也可以是复合式的。

比如前述的 SAT 社群，便有使用者将掌掴图、改为“拿到 GPA 3.73 而感到开心的我”，正在被“问我为何不是 4.0 的我的母亲”掌掴，或是“我的胃”正在被“极小量的乳糖”掌掴（典故为在部分亚裔人种身上常见的“乳糖不耐症”），因而结合了地域／族裔梗和时事梗。

林日璇指出，时事型迷因很多时候是“借势行销”而生的产物，目的是搭上时事热潮，借此提升能见度。其中，和政治人物有关的迷因，有部分也可以归入时事型迷因之中，而特定政党或政治人物，则会仰赖迷因制造者、网路使用者帮忙推波助澜。

“比方说，韩国瑜知名的‘可怜哪’虽然是在竞选时，因为对记者发问不满而讲出口的，但这句话其实是韩遭罢免之后，才开始以迷因的形式出现，因为反对他的人，想用这句话来打脸他自己。”





韩国瑜的梗图。图：网上图片

林日璇认为，依靠迷因来操作选战并不是一个好现象，“因为迷因就是要搏眼球，但选举还是应该看一个候选人或政党，可以为选民带来什么……以前是互相抹黑，现在就是用刻板印象去快速贴标签，这不太有助于民主的讨论、议题的聚焦，但（迷因）在选战的时候，确实比较容易带起情绪，让选举变成‘感受’之争。”

当迷因遇上政府宣传：“迷因治国”有哪些问题？

迷因在政治上的应用，除了选举宣传之外，也出现在公共沟通、政令宣导的过程中——而作为数位政务委员的唐凤，便经常被视为带动公部门“迷因沟通”的重要角色，甚至鼓励民众对政府迷因进行“二创”，以增加资讯扩散的机会。

叶多涵指出，由于迷因经常挑战“政治正确”，政府在使用迷因做政令宣传时，能使用的迷因就比较有限。“但迷因的种类很多，因此政治正确不一定会对政府造成太大的限制；不能用政治不正确的梗，去找其他类型的梗就好了嘛。”

换个角度来看，迷因带有荒谬、轻松的特质，和传统上给人“严肃”印象的政府部门存在强烈对比，因此公部门使用迷因、跳脱官腔，本来就是一个格外引人注意的行为，或许也更能达到宣传效果。

举例来说，台湾海洋委员曾在台风侵台时，在脸书上进行宣导，要求民众避免前往海边，并在梗图上使用了“我可能不会救你”这样的字句，引用了电视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的剧名。





台湾海洋委员使用的梗图。图：网上图片

但叶多涵亦认为，迷因其实并不适合作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工具，尤其是在牵涉有争议性的议题时——因为这类议题往往需要针对不同立场进行细致讨论，但迷因无法承载这么长的资讯。“民主政治要运作，就不能把议题简化成‘好不好笑’、‘资讯能不能快速传出去’。如果只是追求把立场很快传出去，说难听一点，那很像是在洗脑而已，被洗脑的人不会真正理解议题，也很难做有意义的公共讨论。”

郑宇君指出，以政府的粉专来说，如果是“早安文”类型、只是为了增加粉丝互动的贴文，那么使用迷因就没什么问题；但如果要传递特定讯息，那就应以正确性为主、不该使用迷因，因为迷因在解读时容易产生歧义、造成误解。

除了对内的政令宣导之外，“外宣”也是另一个频繁使用迷因的场合。

比方说，今年三月一则推广台湾华语教学的贴文里，台湾外交部便改造经典梗图“德瑞克Yes/No”，并将中国大陆称为“口国”和“West Taiwan”（西台湾），引用的是中文、英文网路语境里对中国的谑称。该贴文一共收获超过1万3千赞、1千9百次分享，传播表现明显优于其他较为严肃的贴文，但也遭人批评“不入流”、“把格局做小”。

长期关注性别平权与网路言论的乔瑟芬，接受端传媒专访时则指出，网路迷因发展至今，已经无法简化地说是“利大于弊”了。

“网路迷因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，很多迷因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，所以逐渐取得了共识，所以迷因对

“四万国家经过了漫长的民主化过程，很多事情是经过几十年的漫长讨论，才逐渐取得了共识，所以迷因对他们社会造成伤害的程度，可能不会像台湾这么大，他们比较能把迷因，当作娱乐性、无伤大雅的东西。”

然而对于台湾而言，乔瑟芬认为迷因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，“我们没有经过辩论，也还没建立共识，而且还在建立对民主的理解，但迷因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这些迷因可能会让我们没办法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……如果没有价值体系，可能会变成哪个迷因好笑，我们就倒向哪个迷因、觉得它讲的是对的。”

乔瑟芬亦指，与其说网路迷因影响了台湾人的沟通方式，不如说，迷因其实是在强化台湾人原本沟通的方式，而台湾和其他社会的差别，是“讨论很多东西时会建立在情感之上”。

她以乌俄战争期间，在台湾网路空间里被大量转传的一则讯息为例。

“之前有个消息，是芬兰的总理对普丁说‘欢迎放马过来，因为芬兰土地还埋着二十万人尸骨’。这个（假消息的）图文，呼应了台湾人喜欢的情感投射，所以很快就散播了开来，甚至有些我认为不至于这么没常识的人也转分享了……所以你看，人类要用多大的理智，才能克服这样的本能。”

归根究底，乔瑟芬认为迷因是果，而不是因。“它背后的结构性成因，其实是我们的心智本来就会去趋向这样的东西、对资讯是有需求的，而在资讯爆炸的年代里，如果要快速连结、沟通，迷因这种沟通方式本来就很容易被强化，所以不能只去怪罪迷因让言论环境变差，这样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”

“我们应该做的，应该是在知道这个人类本能之后，想办法去发展出一个比较好的迷因使用方式——这个我觉得会比媒体识读重要，因为媒体识读的要求太高了，要用理性去克服人类的情感，确实是不容易的。”





食屎啦你

取材于香港电影的梗图。网上图片

反映时代精神的迷因：每个迷因，或许都值得认真看待

网路迷因在年轻族群中特别流行，或许也和年轻人特别害怕“落队”、希望融入同侪群体的期望有关。

林日璇指出，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FOMO（fear of missing out），该现象确实比较常出现在年轻人身上，因为“12-18岁的青少年，本来就是在界定、形塑自我认同的阶段，而同侪对青少年的影响，也是青少年建构自我时的重要元素，所以容易觉得同侪讲的东西是重要的。”

从社交梳理的角度来看，迷因图和“长辈图”虽然风格差异很大，但林日璇认为两者其实有个共通点：在数位时代里，不论年龄大小，我们似乎都变得更需要获得共鸣和关注。

“数位化让我们生活变得很方便，但反而让我们真实接触的人变少，但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，总是希望获得别人的关心；在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变少、数位工具太方便的时代里，这种期待能和人互动的盼望，就是迷因可以成长的空间。”

由此来看，虽然迷因看似非常戏谑，却也经常反映了某个时代的氛围或精神，值得我们严肃看待，比如“我就烂”这个梗图，或许便反映了台湾的文化特色。

“年轻世代面临的社会期许很高，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也很多，这时候就会透过‘我就烂’这种自嘲的方式，来减少一些压力，某程度上反映了年轻世代对这个社会的无力感，因为再怎么努力，都无法改变一些现状，所以只好用这种方式去面对。”郑宇君如此分析。

林日璇则认为，迷因其实也反映了一件事：人类语言本就会不断演变，而迷因也是在拓展人类使用语言的方式。

“‘我就烂’表现出的情绪有点像自暴自弃，有种‘懒得跟你吵’的感觉…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新的表达方式，很精准地表达了一些概念。我们原有的语言，可能就找不到这种方式，能精简表达出那种有点沮丧、但又尝试轻松看待的感觉。”

所以语言的变化、演进，或许特别适合用迷因来理解，因为语言、词汇本来就是在竞争人们的注意和使用，这样一想，就比较能理解一些语言用法，本来就会慢慢消失，而新的用法本来就会一直出现。

林日璇亦指，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面对的房价、工作机会都不如上个世代，但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，所以才会使用迷因来宣泄自己的情绪，而迷因引起共鸣、被网友转贴之后，也能给人一种“自己并不孤单”的慰藉感，给大家一个情绪的出口。

香港恒生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邓健一则指出，网路迷因在香港的语境里，还有另一个功能。“（反修例）运动期间，迷因可以给人喘息一下的感觉，因为运动是非常 sentimental（情绪化）的事情，但迷因是比较幽默、疗愈的。”

此外，邓健一认为，香港的迷因和台湾相比，另一个差异则是有不少比例的迷因，来自经典港片的桥段或画面，“这跟香港曾经有很多电影的材料有关……使用经典老片做迷因，主要和（能引发）共鸣有关，也可能是因为以前的香港电影影响力比较大，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能知道是什么。”

“归根究底，迷因其实是一种迂回表达情绪的方式；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迷因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。”林日璇如此总结道。